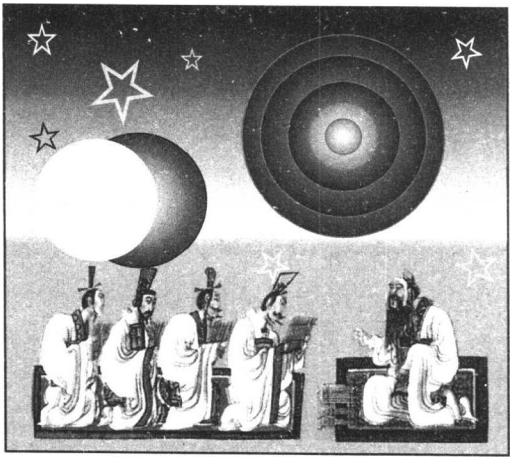
开 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开　　篇

读者诸君，你一定对下面这些问题感兴趣——

为什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称之为“汉”？

我们唱着《黄河颂》，其中有这样的歌词：“五千年的古国文明，从你这儿发源。”可是，中国古老的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国古老的文明仅仅发源于黄河流域吗？在中国，有没有与黄河流域文明平行发展的文明？有没有比黄流域文明更早的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远古的长江不是向东流而是向西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恐龙蛋化石群和郧阳猿人为何都出土于汉水流域？这是否意味着对非洲夏娃的假说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曙光有可能出现在中国吗？有可能出现于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吗？

远古的炎帝与黄帝一起，联合战胜蚩尤后，炎帝的去向如何？这对中国文明的发展究竟有些什么影响？

在世界不少古老的国度和地区相继发现史诗时，为什么唯独中国汉民族没有史诗？

当人们以诅丧的心情认为汉民族肯定没有史诗时，为什么在汉水流域发现的《黑暗传》却石破天惊地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汉民族的史诗？但学术界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那么，它究竟是不是汉民族的史诗？

如果《黑暗传》确实是汉民族的史诗，它们为何在汉水流域的神农架被发现而不是在黄河流域被发现？

假如最后证明汉民族确实没有史诗，连《黑暗传》也不是，那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在神农架出现那么多不解之谜？如野人之谜、动物白化之谜、动物红化之谜、跌成数段后又立即连接复原的脆蛇之谜、冬天变暖夏天结冰的冰洞之谜、“第二条丝绸之路”的古盐道之谜等等，这是因为汉水流域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的原因吗？在这个纬度附近，有太平洋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有令全世界航海、航空者提心吊胆的百慕大三角，有金字塔的千古之谜，有世界顶巅的珠穆朗玛峰，有世界石油蕴藏最丰富的地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大沙漠，中国的长江、埃及的尼罗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这些创造了古老文明的大江大河的入海口，也都在这一纬度线附近，连我国多彩多姿的黄山、庐山、峨眉山、武当山和神农架也都挤在这一纬度附近，人类如何认识这一神奇的现象？

汉水源头的“禹碑”上的蝌蚪文为何至今无人能识？它究竟纪录的是什么内容？

比我们熟知的万里长城要早四百年的千里楚长城为何建在汉水流域？也就是说，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的长城最早的并不是万里秦长城，而是汉水流域的楚长城？

楚国迅速强盛并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楚文化的原因何在？

中国最早的“歌星”是谁？她为什么诞生于汉水流域？我国最早的“追星族”为何也出现于汉水流域？

唯一由中国人创立的宗教——道教，为何诞生于汉水流域？

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与汉水流域、长江流域为何有那么深的关系？屈原为何出现过“第二次投江”？他的弟子宋玉为何受到历史的不公正评价？

为何从未去过岳阳楼的范忠淹却能在汉水流域写出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

陈世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被人陷害成“杀妻灭子”的坏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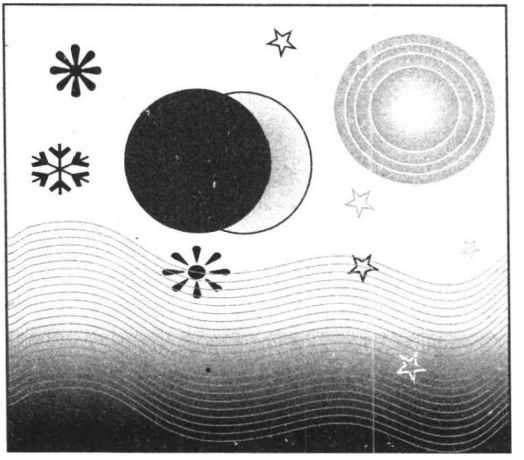
如果你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就请你读读这本旁征博引、客观公正、脉络清晰、充满爱国主义、充满对大自然炽烈之爱、知识含量和信息含量特别大、文学价值高、可启迪心灵、激发联想并极具欣赏价值的书！

它并不是一本哗众取宠的书，而是有许多独立见解和精辟分析的书，它以大散文的样式，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文明的流动性这一亘古的事实，因此书名为《流动的文明》。请注意，这一提法，可能成为研究文明史的一个带普遍规律的出发点。



第一章

古河之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 宁强夜闻羌笛声

陕西省宁强县夜间的笛声，显出吹笛人的平静心态，透出古远的气息，使人记起“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句。

探查一条三千里大河的源头，这本身就是令人神往和充满豪情的事。

长江探源的精彩、长城探源的神秘、黄河探源的艰险，经过传媒的报道，几乎全都令人紧张和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然而汉水源头的探查，给人却是另一番感受：它精彩于世外桃园般的宁静和祥和，它神秘于文明源头的玄机和昭示，它激动于任何走近它的人的无穷发现和惊喜。不过应当承认，由于这里并非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所以，它并没有探寻黄河源、长江源和长城源的艰险，然而，它给人的无穷发现和惊喜，却不会比黄河源、长江源和长城源为少。而这种发现和惊喜，与其说是指它的遗存，不如说是指它给人的联想、思索和心得。

我曾对不下一百名高中学生提出这个问题：你可曾知道汉水的源头在哪里？竟没有一个人回答得出来；后来，我又对好几名大学的教师，有教历史的，有教中文的，有教生物的，问同样一个问题，结果竟与高中生的回答一样令我失望。这使我很不安。事实上，即令在成年的、非水利或地理专业的知识分子中，能够回答出汉水源头在何处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人们大都纠缠于现实的功利事业，较少关注与本身尚无直接关系的事物，也较少关心传媒没有注意到的事物，这似乎是当今世界的流行病。人们

看重实际，也无形中受传媒的左右。但是，成天饮着长江水和汉江水、夸耀汉江水的水质如何如何纯净甜美的人，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叹了。

说到汉水源头，不能不提到陕西省宁强县，因为汉水的两大源头漾水和玉带河皆在此县。

宁强县原名宁羌县。一个“羌”字，令人想起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

的确，早在东汉时期，便有现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羌人从环境恶劣的地区迁居至一派江南秀色的陕西南部。

说实话，“宁羌”的“宁”字，与其说令人想到安宁，不如说令人想到争战，想到征服和压迫。

事实果然如此：东汉末年，陕甘一带与汉人杂居的羌族，为反抗封建官吏和地主豪强的压榨和奴役，曾有过武装起义，前后持续达五、六十年之久，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宁羌”，显然是镇压了羌族武装起义的结果和标志，而且与我国现今的民族团结政策方针相悖，所以后来改“宁羌”为“宁强”，音谐而义异，的确改得不错，如同将“北平”改为“北京”，将“镇南关”改为“睦南关”一样，都是时代的进步象征。

我很想在宁强县交上羌族的朋友。

这是 1994 年 3 月底，我先行来到汉水中游的湖北省钟祥市，这里的挚友老孙答应负责我的交通，并伴我同行。

老孙果然借到一辆年事已高的上海牌汽车，由老孙的表弟小刘驾驶，他们都在休假，可以陪我。我很担心这辆车跑不了长途，但是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机械系的老孙却给我打了保票。

千里迢迢，晓行夜宿，绕山爬坡，沐雨栉风，并确如我担心的那样，这车边走边停，边停边修，好不容易经过数昼夜的艰难

跋涉，这才一路风尘一身疲倦地来到陕西省宁强县，下榻于县政府招待所。不过，由于这种旅行本身极富色彩，充满长期书卷生活和办公室生活所体味不到的乐趣，所以大家心情还是十分高兴的。死死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便精神起来，在这具有古风古韵的小小县城，尽情地呼吸着透明的空气，欣赏蓝如宝石的高天，欣赏亮如琉璃的流水……

“我去年来过这里，但由于是带着‘任务’的，而且受着集体行动日程的严格约束，所以临近晚上到，天未亮就离去了，很不尽兴。”我说。

“这次我们反正没事，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老孙的话令我心花怒放。

“我很想在这里碰上一位真正的羌族人。”

“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份吧。”

第二天白天，我上县地方志看了看有关资料，晚上，便与老孙和小刘上街散步。

小小县城没有什么高大建筑，所以在零散灯光的映照下，留下大片大片宁静和朦胧的空间。古老的石板路上，大多是举家出来散心的人，显出特有的样和，相互说话和打招呼的声音，绝没有大城市的那种嘶鸣，也感受不到大城市的那股不安和火气。这里车辆极少，偶而有摩托车从身边缓缓而过，悄悄地，像是与你并肩的朋友对你挥挥手拍拍肩那样，然后缓缓向前开去。我感到，这里的摩托，与其说是速度的象征，不如说是家境的显示。不过，这里人们的衣着打扮，特别是年轻女子的打扮，一点也不比大城市逊色。要论近年的经济发展，看女子的服装最能说明问题。小小县城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十分洁净，城中心的一座跨沟石桥，宽阔平坦，洁净得几乎一尘不染。

我逢人便借故与其交谈，因为我极想找到一个真正的羌人。可是，也许由于数千年的民族迁徙，也许我没有缘份，真正的羌人我却一个也没有碰到，相反，来自陕西洋县、安康和湖北郧阳、河南南阳的生意人倒特别多。

我们走进一家标明是“正宗兰州拉面”的小餐馆，坐下来一人吃了一大碗，外加几个饺子，也喝了陕西汉中生产的啤酒。说实话，从饮食来看，这里已没有多少特有的风味了，当然，也许真正的风味要在更偏远的地方才能领略到，而在县城是碰不到的，这里和许多市镇一样，已经“通用化”了。社会的进步，有时是容易让特色消失的，而以千篇一律来取代。高科技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极大，但往往是以文化特征的消失为代价。

小餐馆的老板是位五十岁左右的魁伟汉子，见我们吃得起劲，便在桌边问了几句闲话，这种店主与顾客的闲聊，倒也透出一份温情，与所谓“星”级的做作式的礼貌给人的感觉不同。我便向他询问这里有没有真正的羌人。 哪知老板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哈哈，说道：

“这回你可是找到人了。”

“你就是？”

“严格说来，我只是半个羌人。我母亲是甘肃人，汉民。可是我父亲是真正的羌人。”见我有失望之色，他接着说，“瞧，我父亲来了。”

我扭头一看，见一位老者从后面走进厅堂，只见他白发银须，寿斑点点，个子不大但却身板结实。他与儿子说了几句什么，便坐到我们身边，声称自己是很纯很纯的羌人后裔，但我却怎么也看不出他与我见到的其他同龄老人有什么不同，无论是服饰、口音还是表情神色。当然，我只好称他为“羌大爷”。

“羌大爷”乐呵呵地要儿子收拾了碗筷，再招待我们喝茶、吃水果，我仅从他们父子的豪爽和大方的举动中，看出与某些汉水中下游人的“经济头脑”的不同之处。我向老人询问起关于羌族的情况来。果然，老人对这个问题不仅兴趣盎然，而且出语不凡，使我体会到群众之中不乏真才实学者。

他介绍说，羌族历史悠久，甲骨卜辞中早有记载，其部落甚多，如先零、婼、广汉、烧当、武都等，后又有宕昌、邓至、白兰、党项，且居住分散，早期以游牧为主，后来不少人与汉族杂居，改游牧为农耕，并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羌族现有人口近二十万，目前主要居住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的山区，严格地算来，在那里还有“羌大爷”的远亲，他们长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说到这里，我似乎看到老人的眼神中透出几丝苍凉和不安。可是，接着，又见他的面部表情一扫阴霾，显得开朗起来，继续说道：他虽没有与本族人生活在一起，但十分关注他们的状况，他也与来这里做生意的本族人保持联系。如今，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们与外界的交往日趋频繁了，并且搬出了祖传几百年的古“碉楼”，住进一座座充满羌族建筑韵味的城堡式新居。他们早已涉足商界，而且天生就有经商的才能，足迹遍及成都、广州等大城市，连俄罗斯、缅甸、泰国都有他们的踪影。他们将虫草、天麻等名贵中药材带出去，而将彩电、家具带进羌族人家。不少汉族的小贩和技术人员也进了羌寨，或经商，或务工，如鱼得水；有的人还“安营扎寨”，成为羌族人家的赘婿……

“那是他们向您学习哩。”老孙的一句话，引得老人大声笑了起来。这笑声，也许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笑得出来，笑得那么宏亮，那么透明，竟使人觉得在日常生活很少听到这样的笑声，与

某些做作的相声引起来的笑不同，与某种私欲得到满足后的笑声不同，更与一切奸笑、阴笑、假笑不同，这是真正心胸坦荡的人的笑。

“我是经历了各种风雨的人，我知道，我们羌族人的落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啊！”

我们点头称是。

“你是什么时候在这里定居的？”我问。

“那是早几代的事了。”老人回答。“不过，解放前兵荒马乱，少数民族难得安顿下来，当同胞们远离时，只因我已经结了婚，离不开，才硬着头皮留了下来。我这仅仅是个例外，例外。”

对于他的“例外”，我们表示了理解。

当我们起身告别时，“羌大爷”坚决不让儿子收茶钱和水果钱。虽然我一再要将钱塞给他儿子，可是，这位虽然已年近五十的人，却在老父面前像个听话的孩子，就是不接钱。我只得将一支备用的圆珠笔硬性挂到他胸前的口袋上，这才客客气气地与他们分了手。

走出店门，虽然按大城市的标准，时间尚早，但在这里却感到了夜的深沉。灯光更稀了，空气却显得更加清新。当我们三人正返回到石板桥上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久违的笛声。这美妙的笛声一下子将我们年龄不同、知识各异的人的心抓住了，使我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

这几年，人们被所谓现代的流行音乐、音乐电视、广告音乐，还有迪斯科、摇滚乐搞得晕头转向、昏昏沉沉、美丑不辨，但我敢说，只要听到这笛声，不管是谁，一定会有全新的感受。

我们倚栏细听。在夜色的笼罩下，细水在桥下流淌，像给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声伴奏，潺潺汩汩，竟辨不出笛声来自何方。远处，隐约有一处闪动的银白色，像流水的反光，也像月牙的反照。

笛声悠悠，时而高扬，时而低嘶，婉而不柔，亢而不刚，显出吹笛人的平静心态和深长中气，似乎很是专业。

这是一首凄愁哀怨的曲调，透出古远的气息，那边关的愁绪，行人的别情，使我心头泛起阵阵的旧情和惊喜，同时情不自禁地记起“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句。

曲调有些熟，但记不起叫什么。我很想记起来，更加凝神倾听和细辨。但是，笛声戛然而止，久久期待，再也未续。

我们不无遗憾，恋恋不舍地离去，谁也没有说什么。不过我相信，宁强夜听羌笛，这情景和情绪，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凄婉悠长的笛声，将久久伴我远行，伴我远行……

2 坦荡千古玉带河

在汉水的玉带河源头，玉珠泉沿着山壁飞奔而下，形成一迭飞瀑，落入云汉潭。潭旁是傲立苍穹的天柱峰。这里应当是汉水的真正源头。

第二天，我们由县城出发。

朝阳透过薄薄的晨雾，将公路两侧的山景涂抹得朦朦胧胧，增添了无穷的野趣和柔情。

去年我来探源，是只看了汉水源头之一的漾水的，所以这次，我坚持要先去看玉带河。

老孙一再问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但我不肯告诉他。“看了以后再说。”

汽车经过了一段弯弯曲曲的山路，太阳已经老高了。当我渐渐感到空气中透进几丝水的凉意时，我兴奋起来：我们就是来看水的！

一路上，我们按图索骥，来到蔡山岭。问农妇，得知玉带河到了。下车绕过几个小山坡，在一排柳树的背后，果然看见一条水色清碧的小河。

我们沿江而行，尽情地领略汉水源头的风光。

“你们知道武汉有与玉带河同名的地名吗？”我问。

“知道，武汉有处玉带门，还有一条玉带街。”老孙说。

“何止一条玉带街，还有玉带正街，玉带村、玉带巷哩！”

我们相视一笑。汉水终端的武汉与汉水源头的宁强，在给河流街道起名时，仅仅是心灵相通吗？是否还有某种历史的默契和文化的渊缘呢？

走着走着，流水在前方绕进一座小小的山峦，为了不失去它，我们不得不顺着羊肠小径走了好大一段弯路。当我们穿过一道密林后，陡然看见一幅奇景：在一片岩石的缝隙中，喷出一串串泉水。阳光照耀下，泉水似乎变成一颗颗闪闪夺目的珍珠，大珠小珠，坠落于玉盘般的水面，溅起煮粥般的水花，好一幅动人的图画！

山坡上，有牧童放牛。

问牧童，方知此处就是玉珠泉。

玉珠泉，果然名符其实！

“要是武汉有这么一处景观，该要吸引多少中外游客啊！”我发出感慨。

“别说在武汉，就是在钟祥……”

“说不定古代的武汉、钟祥也有这样的胜景，只是人一多

被糟塌掉了吧。”

说着说着，我们尽量向前靠近。驻足细看，只见珍珠般的泉水沿着陡峭的梯形山壁飞奔而下，形成一迭飞瀑，泉水啊，那宁为玉碎也要奔向自由的精神，使人记起白居易的名句：“何必奔冲下山去，更添波浪向人间。”泉水正是以飞瀑的形式，才更显出其大无畏。无私才能无畏，这正是它要阐释的精神。它决不故作波浪以媚民众与神灵。

这飞瀑虽无庐山三迭泉的规模，也无贵州黄果树瀑布的气势，但它却是一条三千里大河的发源，其意义非同一般。

玉珠泉落入的水面叫云汉潭。这名字好在一个“云”字，有攀天之意；更好在一个“汉”字，其意义之深刻，可贯穿于全书，可影响到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云汉潭青幽翠绿。青，是潭畔青山的映衬；幽，是潭水深不可测的意境；翠绿，则是汉水的本色。只有看到这样的水色，才能真正领略到“绿水青山”的含义。

云汉潭旁是一座傲立苍穹的山峰。这山峰雄峻奇险，像擎天的大柱，似攀天的云梯，实为潭水亘古的伴侣，人称天柱峰。

潭深不可测，可钩龙钓鱼乎？峰高人云天，可借月摘星乎？潭与峰互为烘衬，两相辉映，令人心旌摇动，叹为观止。

“这一带应开辟成旅游区。”小刘说。

“从历史上看，这汉水的南源和中源是川蜀至中原的必经之地，有无尽的人文资源可供开发，”我说，“至于是否开发为旅游区，我认为对于大河源头的地区，应该多几分崇拜，多几分神秘，并严加保护，岂能容得人们掏上几文钱便可随意践踏的！”

老孙连连点头。小刘想了想，也点头称是。

“其实，玉带河、云汉潭、天柱峰和珍珠泉还受着几千年的

委屈哩。”我接着对他们说，它应当是汉水的真正源头，但却因《尚书》中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话，汉水的正源便被认定为漾水。然而按现代科学的标准判断，汉水的正源是南源玉带河，因为玉带河比漾水长 24 公里，而确定水源的通用原则是“江源唯长”。

这就是我为何要先看玉带河的原因。

但是飞瀑万古如常，玉泉万古吐珠，玉带河万古如带，它绝不为什么正源不正源而改变颜色，它也绝不计较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先来看它还是后来看它，它们是决不会去计较人世间的所谓“座次”的，它是神圣的河源，是神圣的大自然，它的心胸博大，体现着自然的本色，所以，它对着苍天毫无愧色，对着人世赐予博爱。由此，我感到我之渺小，感到人之渺小！

是的，人类自混沌初开后，一直被名利所困，并以名利的目光定势，看待宇宙万物，自然会失去对自然万物的公正评价，也只会使万物失去其天然本色！

回到大自然的纯朴古拙和崇高伟大之中去吧！我对汉水之源的崇敬之情，增添了几许较为深刻的内涵。

3 五丁关的传说和长江西流的联想

早期长江曾有过西流的历史。后来由于印度大陆板块的北移，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挤压，形成原始青藏高原，长江西流的通道被阻，终于形成了今日大江东去的态势，其水势超过源自嶓冢山和玉带河的汉水，因而“夺袭”成为主流。地质和考古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汉水形成于地球早期的造山运动之始，早于长江、黄河七亿年。

离玉带河不远处，有著名的金牛峡，它是古代金牛栈道的起点。

提起金牛栈道，还有一段精彩的典故哩！

《华阳国志》中记述了金牛栈道的开凿经过：“秦惠王欲伐蜀，患山路险厄，乃作五牛石，言能粪金以给蜀。蜀王负力而贫，令五丁开道引之。秦国使张仪、司马错随而灭之，因谓之‘金牛道’,亦曰‘石牛道’。”

白居易对这段记述作过补充：“张仪为丞相，将兵二十万，随金牛道伐蜀。”

《蜀王本记》中是这样记述的：“秦献美女于蜀王，使五丁迎之，见大蛇入山，五丁引蛇，山崩，女化为石。”

出于对受骗的蜀王的同情，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就是引用的这个典故，正所谓“五丁不凿金牛道，秦惠何由得并吞。”

两种说法虽有出入，美女化石似不足信，但秦惠王以金钱美女引诱蜀王开凿金牛栈道，然后通过栈道消灭了蜀国，却是历史的事实，千古的教训。

为了看看金牛栈道和金牛峡，我们在饱领了云汉潭、天柱峰和珍珠泉的美景之后，回到公路，坐上汽车，向前快速疾驶而去。

我的心情是那样迫切，由于在云汉潭耽搁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催着小刘加大马力。但是汽车却突然熄火了，直到天色将晚才修好，要细看这古老的遗迹似已不大可能了。

车过五丁关，我只得让小刘在“五丁关”的蓝色白字地名牌下停一停。虽不能细看，也应当消化一下此行的感受，审视一下

我从大自然和历史中受到的启迪。我独自一人下车，向前走了一段，看薄暮中的青山朦胧，听山后流水的潺潺吟唱，让大自然、历史、传说和现实在我头脑中加快溶合幻化的节奏，让国之兴衰的教训演变成形象，巩固于我的记忆中，特别重要的是，我要认真体会交通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出一条大河——汉水，在我国南北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五丁关，金牛道，昔日以征战和奴役为目的的通道，在客观上却又为中华民族南北的勾通起了极大的作用。

一位老农荷锄归家，其神情模样只需稍作点染，便是一幅美仑美涣的古画《农归图》。我仿佛走进画中，向他请教：“听说五丁关已经建起了水电站，是否确实？”

“是的，”老农扬起树皮般的满脸皱纹，迎着落日的余晖说，“建了，通电啦。两条江联合了。”

“两条江？”

“是的，嘉陵江和汉水”。

啊——我的心头一热。千百年来，汉水和作为长江又一条主要支流的嘉陵江，在这里失之交臂，要在三千里之外的武汉才相会，如今，它们却在汉江的源头会合了！“是哪条江的水流到哪条江？”

“嘉陵江水大，是嘉陵江的水流到汉江。”老农的脸上绽开笑容。这笑容表明，他对水的渴求，怀着农民最本质、最深刻、最朴素但也是最伟大的情愫。

告别了老农，我重新登车。

汽车加速了，但我还在想着这事，心中激动不已。

我知道，近代学者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河流“夺袭”的问题，研究了“夺袭”的现象，认为在远古，如同今天四川的那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